



序

夫名教之存存於賢者然不存於賢者之口而存於
天地不易之正氣天地不易之正氣無他焉理而已
矣此非特不賢者不能倒置雖賢者亦不能增損也
不賢者而欲倒置蓋見其非賢者而欲增損則失其
是矣吾鄉夏子彝仲素爲海士之同學而爲忠襄竹
亭之所許可遭亂捐軀潔身自靖其子存古復殉難
南都一家節烈爲千古之完人無疑也乃身歿之後
有所謂幸存錄者出焉論若和平意寔顛倒黃子見

而懼焉以爲此小人之嚆矢不可以不辨而論之余
曰此殆非夏子之言其爲小人附會之言也夫夏子
自戊午以後立身本末天下皆知之雖平生和厚而
疾邪扶正不減卧子而是錄矢口而論大非生平意
者儉王之夫見夏子死難之後無子無孫無兄無弟
而其人品足以表著古今其論足以取信於當世於
是託而誣焉以爲可以因是而淆其是非之寔矣而
不知在夏子而賢決無此錄夏子而寔有此錄亦未
得卽爲賢者之定論也故使夏子而寔有此錄亦未

得損正人之毫末而況其未必然耶夫鏡已懸矣石
已出矣魅於何藏而於白日之中猶爲昏夜之惑而
且援末以誣其本借僞以傾其真後人奚適從焉噫
變革之後每多僞書惑世誣民關係不小黃子信以
爲寔而辨之其爲名教之閑也大矣凡負天地之正
氣者但信其理無徇其人理之邪正有乖則言之真
僞可從而辨矣由此言之卽無法存可也同學弟巢
鳴盛端明氏識

汰存錄

餘姚黃宗羲太沖箸

近見野史多有是非倒置者推原其故大畧本於夏
彝仲允彝幸存錄彝仲死難人亦遂從而信之豈知
其師齊人張延登延登者攻東林者也以延登之是
非爲是非其倒置宜矣獨怪彝仲人品將存千秋并
存此錄則其爲玷也大矣謂之不幸存錄可也晚進
不知本末迷於向背余故稍摘其一二所以愛彝仲
耳雙瀑院住持識

彝仲曰兩黨之最可恨者專喜逢迎附會若有進和平之說者卽疑其異已必操戈攻之又曰二黨之於國事皆不可謂無罪平心論之始而領袖者爲顧鄒諸賢繼爲楊左又繼爲文姚最後如張溥馬世奇輩皆文章氣節足動一時而攻東林者始爲四明繼爲方趙繼爲崔魏又繼爲馬阮皆公論所不與也東林中亦多敗類及攻東林者亦間有清操獨立之人然其領袖之人殆天淵也東林之持論高而於籌邊制寇卒無實着攻東林者自謂孤立任怨然未嘗爲朝

廷振一法紀徒以忮刻勝可謂之聚怨而不可謂之
任怨也其無濟國事兩者同之耳愚按君子小人無
兩立之理此彝仲學問第一差處毅宗亦非不知東
林之爲君子而以其倚附者之不純爲君子也故疑
之亦非不知攻東林者之爲小人也而以其可以制
乎東林故參用之卒之君子盡去而小人獨存是毅
宗之所以亡國者和平之說害之也彝仲猶然不悟
反追惜其不出乎此可謂昧於治亂之故矣且君子
亦辨其是非邪正耳此而是也正也則異己者之必

爲非與邪今必以其未和平也使正者有資乎邪是
者有資乎非猶可謂之君子乎夫天下之議論不可
專壹而天下之流品不可不專壹也故同異之在流
品議論兩者相似而實遠如宋之洛蜀議論之異也
非流品之異也漢之黨人宦官其異在流品不在議
論在議論者和平之說未可盡廢在流品者此治彼
亂間不容髮如之何其和平也假如三案外視之議
論之異耳然主瘋癲者鄭氏之私人也主進藥安選
侍者崔文昇魏忠賢之私人也其異在流品矣彝仲

乃欲以洛蜀之論而談東漢之黨錮以東林攻東林
爲兩黨眞若此銖彼兩者無怪乎其設滛辭而助攻
也彝仲亦知攻東林者領袖之爲小人而謂其間亦
間有清操獨立之人天下有清操獨立者而肯同於
四明同於方趙同於崔魏同於馬阮乎肯同於小人
而謂之清操獨立吾不信也於此而講和平是猶怪
李杜以曹節王甫爲異已也東林之名講學者不過
數人耳倚附者亦不過數人耳以此數人者而名爲
黨可也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

攻奄人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奸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由此而逆推之則劾江陵者亦可曰東林也劾分宜者劾劉瑾王振者亦可曰東林也然則東林豈真有名目哉亦攻東林者加之名目而已矣今必欲無黨是禁古今不爲君子而後可也東林中多敗類夫豈不然然不特東林也程門之邢恕龜山之陸棠何獨異於是故以敗類罪東林猶以短喪竊屨毀孔孟也彝仲以籌邊制寇東林無實着夫籌邊制寇之實着在親君子

遠小人而已熹毅兩廟不用東林以致敗而責備東林以籌邊制寇豈彝仲別有功利之術與

張差之事彝仲曰東宮侍衛蕭條至外人闖入漸不可長諸臣危言之自不可少顧事聯宮禁勢難結案則田叔燒梁獄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也二說互相濟而不得兩相讐又曰國戚凶謀顧不用鳩而用挺不用中官而用外人皆情之所無愚按張差一案當參以王曰乾之案而後明先是王曰乾告變已有龐保劉成二奄姓名使差果風顛也其所招姓名安能

與之暗合謂差讐此二奄不應王曰乾亦讐此二奄
若二奄不與聞乎故則神宗何難出此二奄使廷臣
訊鞫以暴白鄭氏之心迹於天不而滅口禁中乎且
其時訊鞫張差者無不得賂而以吳中彥爲囊橐試
問此賂出之誰氏而誰氏何以出此賂乎事之明顯
如此有何葛藤今於水落石出之後彝仲猶爲此言
何也江右王猷定語余當時張差尚同一人闖入名
婁光義前門兌錢爲業者也以多力得脫亡命江湖
猷定曾跡之然亦不必須此爲證也當是時鄭氏爲

謀無所不極巫蠱毒挺交發並至彝仲疑其術之未
工則閭樂之弑二世伶人之困莊宗無不可疑矣田
叔之燒獄辭也以太后在上而梁王又弟也今以神
宗之妾爲人臣者正當格其蠱惑之心何嫌何忌在
田叔爲錫類在此爲逢君不當以之相比彝仲又曰
其處分之法不過以二奄結局夫結局在二奄者王
公之宗之力也微王公且不及二奄以王公而得二
奄尚曰風顛曰讐口而肯以二奄結局哉
彝仲曰東林奏李可灼進藥懷不軌心方從哲故賞

之其論爲太過愚按紅丸一案亦當參以崔文昇之
進藥而後明當光宗憑几之日紅丸進與不進皆不
可爲故李可灼者庸醫之殺人也其所以使光宗至
於此者蠱之以美色決之以利劑則鄭氏與鄭氏之
私人崔文昇等爲之至是不用挺而用鴆不用外人
而用中官彝仲豈又以爲情之所無乎是故紅丸而
効非從哲之所喜也紅丸而不効亦非從哲之所惡
也從哲之所主者在鄭氏而以議之爲太過乎

彝仲曰賈繼春言先帝至孝何至一妾一女不能遺

庇亦未可盡言其非然宮之應移似屬定禮愚按彝
仲既知宮之不可不移矣而又以爭移宮者之爲調
停何也夫調停之說有過當而後生焉選侍不過移
宮耳有何痛苦有何不得其所而煩外廷之調停哉
就使繼春無所窺伺無所指使亦是宦官宮妾之愛
其君沾沾而爲之計慮分香賣履之事也彝仲之見
陋矣

彝仲曰李三才少負才名爲山東藩臬極有名余館
於山東李已去二十年民歌思之不忘謂大奸大盜

皆李所擒治殆盡民得安生也王錫爵蒙特召時手
疏甚密三才鉤得之洩言於衆謂錫爵以臺省爲禽
獸臺省由此益攻錫爵三才多取多與結客遍天下
顧憲成之左右譽言日至意其真足以幹國美又曰
三才負才而守不潔及爲淮撫垂涎大拜挾縱橫之
術與言者爲難公論益絀之而東林受累不小愚按
李道甫在部郎則以劾魏懋忠謫在藩臬則去而民
思之在淮撫則稅奄鼠伏不敢動真幹國之才也其
取友則顧端文救之於被劾劉忠正薦之於旣廢獨

小人言其貪耳然身死之後書畫亦折賣殆盡貪者
固如是乎彝仲於賢者之言漫不加省卽身所歷之
見聞亦不敢信至小人之讒口則拳拳奉之而勿失
不可解也

彝仲曰楊維垣首參崔呈秀不宜入逆案愚按定逆
案者諸公不學無術之過也既不足以制小人徒使
小人百計翻之凶於爾國可不悲夫夫逆案之定以
外官交結近侍也而交結之源不去猶伏火而蓋之
以薪也當時涿州爲交結之窟穴瞬息相通而楊維